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稽聳歿為文信國公冥幕

按《宋鑿》，恭宗時，陳宜中因柳岳還，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、呂師孟等同襄加歹使元軍，求稱姪納幣，不從，則稱姪孫。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，伯顏不許。宜中乃白太後，奉表求封為小國，太後從之。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，改命京局官劉裒然為之。岳等至高郵稽家莊，為義民稽聳所殺。夫聳，一民耳，其忠憤果敢如此。吾邑北鄉臨大湖，有城門鄉，土人云：即宋之長天關，至今名為小關。城垣廢署，基址猶存。隔湖三四里，宛在水中央，有生聚百家，即稽家莊。眾稽所居，聳之子孫也。足徵宋時此處尚有陸路可通，是必柳岳過江，由真至長，由長往邗，道出稽莊，始為聳殺耳。尤奇者，前明樞密院羅萬象，清鯁不阿，正笏垂紳有大度，曾為天長宰，政績甚夥，鄉人愛之如慈母。鼎革後，隱於城門鄉，自號湖濱旅舍。黃冠草履，隴畝經行，田衣泥屐輩見而忘其為舊令尹也。公猶勸植農桑，教義學子弟。忽一夕，夢一青衣來招，曰：「主人傳語，奉迓玉趾。」隨之行，入一朱門，殿宇偉麗。主人出，揖而就坐。視其貌，如王者，綠袍珠履，鬚髯飄飄，謂公曰：「吾血食於此，廟中籤詩俚俗鄙惡，真牧豎子語。敬知先生一代才人，銜官屈宋，敢乞賜以珠玉，為冥冥增輝。」公諾，載拜退。逾闕驚寤，以為夢幻無恁，不甚信。明日，又入夢，王者諷尤諄切。醒異之。偶游關之城隍廟，庭階曲折，依稀夢游，視壁上籤詩果俚，然公究素慕王陽明理學，不以此為事。是夕假寐，夢兩侍來，狀如古之虞候，招公曰：「速去速去！主人候久矣！」公若疾趨隨之行，視殿上仍前王者，色甚怒，曰：「何吝才！是區區者，尚欲效《東》《西》賦，研之□年耶？」責讓嚴厲。公再拜曰：「鄙人魯拙機滯，憂患膺心，亂離亡命，風雅事久已拋卻。然既承隆委，敢自諱其拙耶？容即擬稿求教。」王者色猶怒。旁有冠帶客，修髯面白晰，若幕賓狀，代公緩頰甚殷。色始霽，即命送公出。拱而別，遂問客鄉貫姓氏，曰：「宋之殺降表者，即某是也。對湖大村落，習耕讀者，皆某之子孫。」問王者何人，曰：「噤聲！」以指划公腕，書曰：「文山相國。」公驚醒，盥沐作詩三首，清麗纏綿，溫柔敦厚，繕稿焚之神前，而後書木懸之壁，自敘甚詳。並云：「文山先生與其客杜滄等亡入真州，苗再成給之出，抵揚，四鼓矣。問候門者，曰：『制司下令，捕文丞相。』先生窮促無策，素聞稽名，乃反馭訪稽。稽迎之於家，事之甚謹，因而慷慨泣下。散家資，招健丁，復遣其子與客伴送文山先生至泰州，航海達閩。」生前道經於此，歿即為此鄉之神，亦理之不可解者。至稽公歿為先生幕中客，豈非訂生死交歟？

前曾游廟堂，悚然瞻仰，中殿尚信國公像，少偏尚儒衣冠者，正襟危坐，英風俠骨，凜凜如生，即稽公像也。聞之土人云：「羅公卒於是鄉，葬長亭，四圍多孤塚，泛泛若水上鳧。」余時擬出資為公加封植，立崇碑，敘其事，且尚像於信國右，宛與稽公對峙，血食千秋。惜阮囊依舊，奈何？

懷儂氏曰：由宋末至明末，相隔垂四百餘年。文公生為河岳，歿為日星，何尚拳拳於彈丸小邑哉？讀其詩集，《過稽莊》句云：「小泊稽莊月正弦，莊官驚問是何船？今朝哨馬灣頭出，又在青山大路邊。」當其亡命流離，猶自吟詠自如，良由襟懷朗然，故能定靜若此。羅公以樞密之偉望，隱稽公之故居，作野老之哀音，荷忠魂之隆委，所謂聲氣相通者非歟？羅公宰吾鄉時，曾詣汭澗大覺寺拈香，甫履寺闕，愕然以驚，恍然若悟，預問寺中廊舍聯額，語無不符。蓋公之前身，為寺之住持僧也。因題其額曰：「相看在此。」由是觀之，如三君子者，可鼎足而不愧乎神。